



老 济 南 系 列

丛书主编 / 王淑铭

名家 **笔** 下的老济南



老 济 南

刘书龙 管萍 编著

 济南出版社

名家笔下的老济南

刘书龙 管萍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家笔下的老济南 / 刘书龙, 管萍编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9.1

(老济南系列)

ISBN 978-7-80710-712-5

I. 名… II. ①刘… ②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2971 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250001)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30 千
定 价 20.00 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目 录

艾 芜 / 1

趵突泉 / 2

游千佛山 / 4

大明湖 / 6

珍珠泉和黑虎泉 / 7

洛口游记 / 9

黄炎培 / 13

济南记游 / 14

季羨林 / 18

回忆新育小学 / 21

蹇先艾 / 31

千佛山 / 32

大明湖上 / 36

老 舍 / 40

到了济南(一) / 44 到了济南(二) / 46 到了济南

(三) / 48 济南的秋天 / 49 济南的冬天 / 51 暑假

中的齐鲁大学 / 53 更大一些的梦想 / 54 非正式的

公园 / 56 趵突泉的欣赏 / 58 广智院 / 59 路与车 / 61

大明湖之春 / 62

李长之 / 66

大明湖游记 / 68

灵岩游记 / 69

梁容若 / 72

我看大明湖 / 73

林 藜 / 77

七十二泉涌济南 / 78

一城山色半城湖 / 80

芮 麟 / 83

济南秋色似江南 / 84

沈从文 / 92

济南通信（一） / 94

济南通信（三） / 96

济南

通信（五） / 100

济南通信（八） / 101

石评梅 / 103

匆忙中的济南 / 105

唐鲁孙 / 108

济南的泉水和鱼 / 109

陶 钝 / 111

回忆济南一条街——后宰门 / 113

大明湖泛舟 / 115

卫礼贤 / 118

泉城风貌 / 119

谢冰莹 / 122

济南散记 / 123

郁达夫 / 128

济南一日 / 130

臧克家 / 132

济南漫忆 / 133

吃的方面二三事 / 135

张恨水 / 138

大明湖 / 139

趵突泉 / 140

张中行 / 143

历下谭林 / 144

周作人 / 150

济南道中（之二） / 151

济南道中（之三） / 154

后 记 / 158

艾 芜

作者简介



艾芜 (1904—1992)

艾芜 (1904—1992), 原名汤道耕, 四川新繁县人, 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

1925 年秋天, 艾芜中断了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生活。此后, 他先后到了云南、缅甸、新加坡等地, 并一直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 过了五六年贫困的流浪生活, 这对他以后的创作取材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 年, 艾芜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此后不久, 艾芜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南行记》是艾芜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在这一时期, 艾芜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山中牧歌》和《夜景》、中篇小说《春天》和《芭蕉谷》、散文集《漂泊杂记》等。

艾芜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风格独具、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 也是最早把我国西南边陲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的作家之一。其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和散文集《漂泊杂记》均取材于他在滇缅地区的漂泊生活, 描写了旖旎的自然风光、异域边疆的风土人情、下层劳动者的悲惨命运及他们真善美的品质, 开拓了我国新文学创作的新领域, 风格十分独特, 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写作背景

1934年底，原本住在上海的艾芜为了摆脱创作上的苦恼和“左联”内部日益严重的宗派纠纷，应原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肖萸（原名肖寄语，现代作家，当时正在济南教书——编者注）之邀，携新婚才5个月的妻子蕾嘉（原名王显葵，即艾芜作品中多次提到的“葵”——编者注）离开了上海，经南京到了济南。此后，他们在位于济南南关得胜街24号的肖萸的居所住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到济南的第二天，艾芜和蕾嘉便游览了趵突泉。此后，他们又先后游览了千佛山、大明湖、珍珠泉（艾芜当时游览的珍珠泉并不是位于珍珠泉大院内西北侧、属于济南四大名泉之一的那个珍珠泉，而是位于老济南城南门桥东面护城河中的南珍珠泉——编者注）、趵突泉等各大名胜。除此之外，在一个雪后初霁的冬日午后，艾芜还去了洛口，看了黄河及当时的黄河大桥。关于此次济南之行，艾芜曾创作了《趵突泉》、《珍珠泉和黑虎泉》、《湖的话》（前半部分写大明湖）、《游千佛山》及《洛口游记》5篇描写济南名胜风物的游记作品，发表于当时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可以说，在现代作家中，艾芜创作的专门描写济南名胜风情的散文篇章之多，是仅次于老舍的。

作品赏读

趵突泉

未到济南以前，便给《老残游记》上“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比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的话，引诱着了。因此，既到济南，是不得不把游玩和好奇的热望，先放在一些名泉上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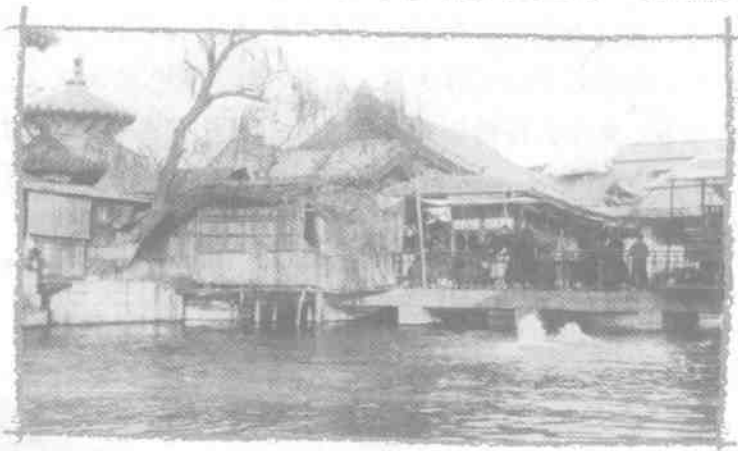
第一日便去看趵突泉。照《老残游记》上讲，“这趵突泉是济南府七

十二泉中之第一泉”。而在水藻飘拂的泉中，也有颓老的灰色石碑，标出这样第一泉的字来。

一进门去，是卖各种货物的摊子，葵说，这有点像上海的蓬莱市场哩。等到在石桥上倚着铁栏杆看泉水时，黄瓦的吕祖殿，唱梨花大鼓的茶馆，卖小玩意和算命先生的摊子，却又给人以上海城隍庙之感了。

泉水约五六股，直径均有一尺来宽，水柱似的从青苔水藻的池中，带着银白的水花，翻冒起来，突出水面二尺来的光景。响声活活地吼着，将周遭的喧嚣，都一齐淹没下去。游人的心情，也仿佛一下子从城市移到山间去了一样。另有两三股，并不冒出，却只像壶中的沸水似的汹涌着。其余，则水藻青苔间，常有白色的水泡，升了上来。所谓济南随地皆泉水，从这里，大概也可以推测出来的。

池前有工人从事挖掘，据说是在动工装修自来水管，水源便以趵突泉为根据地。吕祖殿上挂有自来水筹备会技术组的招牌，警察立在门前，禁止游人进去。想来，在不久的异日，这第一泉即将以其本身的实惠施及于济南居民了，但不知那时候，来自远地的旅人可还有一览的眼福么？



30年代的趵突泉泉水腾空而起

池边的茶馆，悬着唱梨花大鼓的招牌，揭开软的厚布帘看，内中放置舒适的藤椅，和白布罩面的小茶桌。座客不多，大都是一些中年以上

的人。是时大鼓尚未开场，客人除呆坐着外，便仰着脖子，捧着一本旧小说之类的书，躺在椅上静静地观看，使人觉得东方人的长闲逸豫之气，不愉快地扑人眉宇。葵说，快走开，人家要来拖你进去哩。不知怎的，我也直感到这是个不好去的地方，仿佛一进去，人的雄心和锐气，都会全然消去一般。

在卖古物的摊上，见一西洋人，摩挲审视，久久不去。莫非正如鹤见祐辅在《北京的魅力》一文说的“支那人的镇静，纾缓的心情”已“将外国人的性急征服了”么？但我想，那些中了东方病的，却只能归之于“每天吃着七十三个鸡蛋”或“每天吃着一斤奶油”的外国人而已。至于在上海开公共汽车或是肩挂毛毡走弄堂的罗宋瘪三，他们就未见得“以为支那好得不堪”吧？

倘若没有水柱一样的泉水，翻白地涌出，响着山中涧水似的声音，我觉得，周遭的景象，是会完全给人以颓唐之感的。

游千佛山

若要我说千佛山的好处，那好处不在它的本身。因为从济南的街上看去，峰峦姿影，也并不见得怎样秀丽，或者壮伟。黄色的陡坡上，胡乱点缀些墨黑的柏树，有什么特别动人的地方呢？也许在春夏天，坡上披着青绿的草衣，傍晚黄昏，峰头抹着淡蓝的烟霭，从远处看来，是很美丽的吧？可是这只算一般的山通有的景致，千佛山的特色却并不能由此认出的。你且慢慢爬上山去，越过庙宇，攀上岩石嶙峋的峰头，然后掉回头来，陡然望见盆一样

30年代的千佛山全景，▶
山峦叠翠，寺宇林立。



的大明湖，躺在万家烟火的济南城里，带似的黄河，绕在苍茫无际的天野时，这才一下子觉出千佛山之所以爱为游人登临而且成为北国名胜的原因，大约一定是在这里了。

我去游的时候，正在冬天，但因为还没有落雪，山路却是很好走的。而且两三年来，全住在江南的城市，走的都是平路，一旦遇着了并不怎样陡险的山坡，就仿佛骤然碰见了旧友似的，走爬起来，实在富有兴趣。虽然有点喘气，疲倦袭人，但回头看看，视野逐渐扩大，拘束身心的街巷墙壁，业已全然消失，便也感到无限慰安，精神倍加了。上庙宇的山路，铺有尺许宽、五尺多长的石板，两旁且筑有短墙，甚为整洁，想来这是专为拜菩萨的人修的。否则，那山庙后再上峰顶始能尽游观之乐的地方，就不必单由游人的草鞋和布履，去自辟蹊径探寻了。顶上，风极大，一面须防吹落帽子，一面又要用手攀援岩地，不时且有矮丛刺巴，挂人衣衫，因此爬时极为狼狈，但愉快和兴奋却不能因此减去丝毫，这大约由于登临愈险，便愈能增加壮气的缘故吧。

上顶的时候，约莫午后三点钟的光景，胶济铁路的火车，喷着乳白的烟雾，自远而至。飞驰的情形，也颇类一只黑色母猪，笨拙地走在泥泞中一般。济南城市和大明湖的面积比较，已经早不是老残所见的“一城山色半城湖”了，都市已因铁路的运输而不断扩大起来，西面的红色屋顶无数，正标明古老的济南，那近代化的程度，是颇不浅的了。将来的游人也许竟会从容不迫地坐着电车，来到山脚下吧。在顶上仅看见一些色彩和轮廓，想着这，却是下山以后的事了。

这次虽然没有看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那般汹涌情形，但蛇也样地懒懒睡在天野里的姿态，也就尽够同一个旅人为之欢跃起来。河身在转折的地方，约现出三四丈宽的光景，同大明湖的清水比较起来，则作淡黄的颜色。其余便像淡黄的丝带一样，如果河身不微微发光的话，那就和北方的原野分别不出来了。

下山比较上山难些，处处提防失足，不敢举目远望，到这时才觉得

游山的辛苦，但人还是愉快的、高兴的，因为北方雄伟的风景业已描在心上了。

大明湖

也许因为是冬季，大明湖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如所揣想的或从书上看来得那么有趣、那么好；整个的湖面，已被许多小堤，切成田亩似的水塘了——大约是利用来在春夏天栽种蒲菜一类的植物了吧。进去游玩历下亭等地的画舫，都只得沿着小河似的水道而行，至于“扁舟容与”及“纵一苇之所如”那种自由浮泛的兴趣，在这儿的湖上，当然是不能十分享有的了。而且湖中纵横的小堤，又全不能供人行走，弗高兴坐画舫以游的人，那就只能在湖口望望而已。

湖上没有什么游人，画舫和游艇，都冷落地停在湖口，让雪堆上。空际三五飞鹰，对着湖面，展翅盘旋，久久不去。几只捞取枯苇的小船，缓缓地荡漾在远处水塘中，才算点破了一些沉闷的静寂。

湖中有历下亭、北极阁、铁公祠等等古迹名胜，足供游人的观感，但却引不起我们的兴味，正如登千佛山而不喜欢逛庙宇一样。因为我们觉得飞泉、瀑布连山，大野，无论如何，是比重楼叠阁的皇宫，更要令人爱慕些。

然而，在湖上看千佛山却是极好的。你想，在景物萧索的湖中，游得乏味的时候，蓦地抬起头来，看见戴雪的斜峰，银灿地显在天半，谁又不顿然精神飞越呢？不过，这却不是大明湖本身具有的佳处呵。

也许在春夏天，杨柳拂在堤上，荷花开在湖中，景色才是最美的吧！



30年代的大明湖历下亭

珍珠泉和黑虎泉

珍珠泉

“那边，走过杨柳树的那边，就是黑虎泉！”

一个老婆子拿着去打酱油或打醋的小碗，扬了一扬，对我们的问询，热心地回答着，随又将蓝布棉袄的身子扭了一下，向街的左边指着说道：“这里是珍珠泉。”

虽是化雪的日子，但在午后一二点钟，却也并不见得怎样冷，我们便出去走走，目的不在乎看泉水，只想在新鲜的空气中散散步罢了。哪知道随口一问，不但找着了《老残游记》上说的黑虎泉，还找着了珍珠泉，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兴。

我们走着的这条街，叫做半边街，一边的街房位在很高的土基上面，进门去时，须登上好些石级。一边却是低下去了，第二层的楼屋，才可以和对面的房子平列。黑虎泉和珍珠泉，都在低的这一面，所以去看的时候，均须走下好些的石级的。

下珍珠泉的路，要钻过小城门洞似的那样的门，才能突然看见迎面站在天空下的城墙，和躺在城墙脚下的城壕沟。一路有人挑水上来，打我们身边闯过，把路淋得很湿。同时，大约又有骡马到泉边饮水吧，路上撒了好些马粪，倘若不是为了去看泉水，倒令人觉得大有下地狱之感哩。泉在城壕沟边，用丈把长的石条，砌成五个小池。只有一个不住地冒出一串串的水泡来，上升程度极其迅速，仿佛一大锅刚要开沸的水一样。泉深三尺多，底下长满寸许高的绿色植物，将水映成清碧，水面则浮着薄薄的热气。冒出的水泡，作淡银灰色和淡蓝色两种，在碧水中上升的时候，非常好看，有的大如龙眼，有的小似樱桃，叫做珍珠泉，实是名不虚传的。

站在泉旁看的时候，挑水的不断地走来用洋铁桶朝泉里取水，同时还有好些水漫到旁边的四个池里和城壕沟中，这可见珍珠泉涌出来的水量，

是很惊人的了。四个小池旁边，围着许多妇女洗衣，一片捶杵的声音，非常扰人听闻。如果在欧美或在日本，这里设置得很好，然而在古老的中国啊，这一点应该是无须乎苛责的。

黑虎泉

下黑虎泉的路，却好走了。因为下去的时候，既要经过一座小学校的空地，且又没有一个挑水的人走过。

傍着城壕沟，在见方三四丈的池边，荷荷吐水的龙头，已不是《老残游记》上说的一个，而是三尊了，据旁边削壁上的碑文看，知是民国二十年才新添上的。削壁下凹进去的小潭和外面的方池，都是在这一次修理过，较前增加好些水量了。本来以前老残所见的一个龙头，也是人工造成的：先将削壁下冒出的水，储成小潭，然后以沟道通至龙头，吐入方池中。故重新修理时，再加上两个，是很容易的。池中的水，略带腥气。潭内也冒出水泡，但没有珍珠泉的那样多，那样涌得急。俯下身子用指去触水面，很是温和，潭旁壁上剩有去年粘上的一副春联“春暖池塘闻虎啸”，听着水声，幻想起来，倒也恰切。同时，看着虎口奔出的水花，谓为“口若悬



30年代的黑虎泉畔

河”也极适合。

削壁上是一坡地，上面修的建筑，现虽作为小学校了，但那古旧的式样，却还看得出来，是老残先前所曾经望过的古寺。削壁间长有枸杞，已结着累累的小果实，鲜花（‘花’字似当为‘艳’字——编者注）夺目，要是可能攀登的话，我们是很想满足一时勾起来的童年的欲望的。

大约是喜欢天然吧，在我们看来黑虎泉并没有珍珠泉那么好看，但黑虎泉四周却有游人的脚踪：或张着嘴巴，笑欣欣地望着那吐水的虎头，或是背着双手，哼哼地念着壁上的碑文。而珍珠泉呢，则少人游了，只让挑水或洗衣的在那里闹个终日。然而，这也无足怪的，一般人总是喜欢装饰和摩登，泉也自然在这种情形之下，决其命运了。

洛口游记

雪的原野

雪还没有融解，我们便趁着天晴，作郊外的远足到洛口去。

洛口在黄河边上，世界大工程之一的黄河铁桥，也在那里。

由济南市去，约十二里，沿路的田野，都盖着厚厚的白雪，阡陌蹊径和沟渠，一点也分辨不出来。倘如没有了落了叶的褐色杨树和一些人家的黄土屋壁在近处点缀着，几乎使人疑惑到了北极那些地方了。天空没一点云块，全是蔚蓝的，而且比江南的天空还要深色些。太阳照在一望无际的雪野上，白光耀人眼睛，使人不敢正视。阳光却不暖和，坐在车上的人，手指脚趾均僵痛欲断。三两乌鸦，不敢飞在空中，只是敛紧着翅子，息在大路旁边，车来便飞高两三尺，略略躲开，车去后，就又不声不响地落下。

三匹马拉的载货敞车，轰轰隆隆地在冰滑的大路走着，不平的坡将人从货中耸了上去，又落了下来。马的黑鬃毛，凝上了霜，变成斑白的了，脚下随着蹄子的奔跑，溅射起白粉似的东西。在远处白皎皎的原野中，一个黑点渐渐大了起来，慢慢地蠕动着，近前一看原是一匹马拉的轿式车

子，黑棉布作壁，还开有一扇玻璃窗子的——这大约是到哪里去做客的富裕地主乘的吧，我们这样想着。

路边的小店子，门前放着热气蒸腾的馒头和锅贴，房檐边吊挂着一大块一大块黑红色的牛肉。主人伸出戴毛耳朵帽子的头来，对着过客打了一声招呼又缩了进去。没有周遭雪的原野，单就看了这些，也觉得北国的情调是极其浓厚的呵。在屋里围炉，在檐下看冰溜，还没有什么异样感触，等到看了雪的原野之后，才深切地觉得此身是在北方了。

洛口一瞥

翻过一个戴雪的土堤，铁桥修长的黑影和城墙灰黄的姿态，便在雪地里惹眼地现了，这就是我们所要到的洛口镇了。刚才走的还是较为平整的汽车道路，至此，通到洛口的，却成为高低不平全为雪掩的烂路了。进城之后，路更坏得不堪，车常常陷在雪泥中，进退为难，欲下车来，又无立脚之地。这里真算是走到老中国了，只有由车夫崽下车来，互相帮助，慢慢地将前面的车，前推后推地移过难关，然后再搬后面的车，这样一来，使拉车的倍为辛苦，坐车的也感到狼狈。本来想到较为热闹的地方去看，也完全打消了，只拣静僻的地方，直向黄河边上走去。

洛口镇的北面城墙，即是黄河的堤埂。在街上走着时，就看见了好些帆樯的上端在堤顶露了出来。河水是亦如其名是黄的，现在还没有凝结，水上浮有无数的冰块，都是房子那么大的，缓缓地顺流而下，很是好看。先前在电影里面，看见春天解冻的伏尔加河，仿佛实际出现在我的眼前一样。据说去年这些时候，河上早已凝结着很厚的冰了，驴车马车便在上面自由地走过哩。

如果没有三两只载货的木船，在浮冰之间慢慢行驶，和载满搭客的小船，缓缓渡到彼岸去，河上倒是很荒漠的，因为河水既不净洁，冰块也现出脏污的样子，日光照着时，又全反射不出灿然的光辉来——也许是我们

站在南岸，背着了太阳的缘故吧。

河堤上有洛口车站，铁轨分两段，都卧在雪中。一股钻去和津浦路会合，一股则笔直伸着，经过黄河铁桥下面，与津浦路刚好架成十字的形式。车站旁边，有好些农村少年，装扮成了各样的男女角色，脚下均绑以尺多高的木脚，做着旧戏上的行路姿势，旁边则奏和着锣鼓等乐器，宛如演剧一样。看的人，却没有演的人多，大概他们是趁此寂寞的雪天，作戏来娱乐自己吧。

黄河铁桥

看见铁桥带着钢铁的姿影，雄健地横卧在黄河身上，觉得脏污的黄河，越发显得衰弱可怜，如同给人用粗大的链子锁着一样。同时恍惚觉得现在老中国的命运，也有些和这相像哩。

黄河铁桥是德国工程师修的，桥头上记的全是德文字。长千二百五十米达。

桥上，中间是津浦的铁轨，两旁则为人行道，我们刚想上去走走，两个在石屋前面晒着太阳看书的守兵，便说道：“先生不要在上面走，只许在桥头看看。”

听说先前是可以行人的，现在却连游人的停立也禁止了，不知是为了什么原因，但守兵的态度和语调，都很和蔼的，不像从前的兵有了枪，就现出十分骄横目无老百姓的样子。当我们在桥头展望的时候，看书的兵，仍旧埋头看他们的书，同时石壁屋里又钻出几个光头的守兵来，在路边建立的杠架上，专心地练习体操，他们那种诚朴的样子，实在令人生敬。不知怎的，在此时我对于这些守桥兵士却感到很大的兴味，把观看河景的眼光，不时掉射在他们身上。临去，从那一心只在埋头看书的两个守兵身边走过时，仔细一看，才发见他们看的是《精忠说岳传》哩。